

30多年前,在炮火纷飞的边境战场上,原成都军区某侦察大队侦察连出色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,被中央军委授予“英雄侦察连”荣誉称号,连长邱枢荣立一等功,指导员崔文被军区授予“英雄指导员”称号。

今年以来,在新老指导员交流活动中,崔文多次受邀与空降兵某旅“上甘岭特功八连”党员骨干线上线下互动,交流基层带兵人如何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——

平时心心相印,战时不惧风雨

■崔文

寻根 生命线

1987年,我在部队接到参加侦察作战命令,组建侦察连,抽调我担任侦察连指导员。上任伊始,首长和机关同志向我介绍连队情况,重点谈到发挥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问题。的确,面对即将奔赴战场的官兵,党员干部不敢喊出“让我来”,能不能叫响“跟我上”,直接关系到军心士气,关乎战斗作风,关乎成败荣辱。作为连队党支部书记,我与支委一班人商议后,向全连党员干部提出“平时能看出来、关键时刻敢站出来、危险时候要献出来”3条标准,为官兵打好样、带好头。

要求别人做到的,自己要先做到。我原来所在连队是高射机枪连,与侦察连训练内容不同。和官兵一起参加临战训练时,我的体能、技能有些跟不上,但作战任务就在眼前,全连官兵都在看着我,我自己较上了劲,下决心“速成”。专业不对口,我虚心向有经验的干部骨干请教,恶补侦察作战指挥相关知识;参加20公里武装越野,我咬牙坚持,想方设法跟上训练节奏;攀登、格斗、捕俘……我一次次向高难度课目发起冲击,在战前补齐短板弱项,决不带着问题上战场。

有人说,过硬的军事素质就是无声的号令。从战前编组时被编到接应组“打配合”,到陆续调整到火力组、捕俘组,我从“白面书生”变成“黑脸张飞”,渐渐取得官兵信任,一步步走向战场最前沿。前推到一线,一切为了作战,生活条件当然比不上后方。我和连长邱枢商议,越是这个时候,党员干部越要带头吃苦,发挥模范作用。前线住宿条件稍好的是砖房,其次是板房,差一些的是帐篷。我们连刚到前线时,全连官兵住的都是帐篷。后来,上级先后给我们连调整了几间板房,连队干部始终坚持把板房留给战士住。当时连队干部都坚持同一个想法:“全连只要还有一个战士住帐篷,我们就不进板房住。”

刚到前线时,官兵吃饭的时候有桌子,但缺凳子,连队经常出现党员干部站着吃、战士坐着吃的情景。部队要上战场了,地方送的慰问品比较多,那时物质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,不管是什



么慰问品,大家都很难得。发放慰问品时,各班排总是先给战士发,有剩余的才发给干部,不剩就不发。一次夜间抵近侦察时突遇大雨,附近刚好有一个能容纳十七八人的山洞,而我们当时有20多名官兵。我和连长当即决定让战士全部进洞,干部守在外围。许多战士不肯进洞避雨,我们就把他们一一推进去。那一晚,我们7名干部披着雨衣,一直守在洞口,守到黎明。直到今天,老战友聚会时再次提起这件事,大家依然充满感慨:“跟着这样的干部打仗,我们心里踏实。真到了生死关头,这样的干部不会把你扔下不管。平时能给你挡风雨,战时就能给你挡子弹!”

部队有句老话,打仗打的是党团员,打的是干部。我们连每次外出侦察、作战时,走在最前面的是干部;回营时,走到最后面收尾的也是干部。捕俘作战通常要编几个捕俘组,我们要求每组必须有干部,并且第一个跃起的捕俘手是干部。

1988年初,连队第一次执行捕俘作战任务。作战区域散布着地雷,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蒿草,几乎没有路。时间紧、任务重、危险大,我果断下达命令:“跟我拉开距离,有埋伏我先对付,大家踩着我的脚印走!”两个敌人进入伏击圈后,排长李明涛和副班长迟文革瞅准时机从草丛中跃出,每人锁住一个敌人

的喉咙。班长暴世武、战士刘永革迅速从另一侧扑上去,分别抱住敌人,将敌人制服。这次捕俘,我们用时很短,没放一枪一弹,无声战斗无声退出,取得胜利。

一个多月后,连队再一次执行捕俘作战任务。那是一个炮声与枪声交织、勇猛与悲壮同在的夜晚。凌晨时分,我所带领的侦察小组活捉两个敌人后,与敌一个加强连遭遇。枪林弹雨中,我指挥战士押着俘虏迅速后撤,副连长陈学民、二排长唐道权担任掩护任务,不幸被敌人包围。

一道难题摆在我的面前:大部分官兵已经脱险,敌众我寡,怎么办?快速评估战场形势,我派人押解俘虏先走,自己留下来带领其他官兵展开营救。那一晚,我们冒着炮火4次冲进敌人的包围圈,令人痛心的是,我们赶到时两位战友已经牺牲。面对他们的遗体,官兵泣不成声。大家说,宁愿牺牲的是自己,也不愿是平日如父如兄的副连长和二排长……

一个战壕里的官兵生死相依,一条路上的战友肝胆相照。干部迎着子弹向前冲,就能够带出响当当的部队、嗷嗷叫的兵。在后来的一次行动中,我带领的侦察小组再次与敌人遭遇。官兵英勇战斗,毙敌数人,回撤时遭到敌人炮火反击,堵住退路。4名同志抬着重伤员,两

名同志照顾轻伤员,我和几名党员走在最前面探路。我们反复与敌人周旋,先后4次改变路线,艰难爬行穿过一个个暴露地段,终于脱离敌炮火封锁区。

向后方撤退时,我们被一条河挡住去路。我和军医王永祥、战士李龙彪、曲英晨等8名党员率先跳进齐胸深的河水中,搭起了“人桥”。大家托举着简易担架,先把重伤员安全转移到对岸,又让其他战友踩着我们的肩膀过河。众人齐心协力,迅速撤离战场。

在前线1年多的时间里,我们连先后有78人荣立战功,76人火线入党。平时心心相印,战时不惧生死。在血与火的考验中,连队党员干部立身为旗,全体官兵前仆后继,刀凿斧刻铸就“英雄侦察连”的英雄形象。

我们的经历再次证明,“坚持党员干部带头,以身作则”这一优良传统具有强大力量,任何时候都必须传承好、弘扬好。

(田青整理)

图①:上世纪80年代,时任指导员的崔文(右)与战士合影。

图②:上世纪90年代,时任教导员的崔文(后排左三)与退伍老兵合影。

图③:崔文近影。

图④:上世纪90年代,时任团政委的崔文(前左)与团长带队参加阅兵。

作者供图 本版制图 廖硕

洱海又见海菜花

■赵斌 欧阳治民

奋斗新时代 建功新战场

夏日清晨,波光粼粼的洱海上,灿若繁星的海菜花点缀其间,随波荡漾。

海菜花,白瓣黄蕊,清丽脱俗,被誉为“水质试金石”,水清则花盛,水污则花败。上世纪80年代后,随着流域内人口不断增长、旅游业飞速发展及污染负荷增加,位于洱海东岸的云南省大理市海东镇向阳村下辖的波许自然村,近岸水域一度不见海菜花的踪影。

波许村村民告诉笔者,如今海菜花重回视野,离不开老兵杨来保为代表的“洱海生态卫士”的付出。

在波许村,笔者见到93岁的杨来保。他正蹒跚着巡查村道巷角,一边和我们打招呼,一边捡起地上的杂物。杨来保的孙媳妇说,爷爷这几年已经担任波许村义务垃圾收集员,可他总是闲不住,在村子里这儿转转、那儿看看,随手捡起饮料瓶、塑料袋、烟头,“喊都喊不住”。

交谈中,我们得知杨来保20岁时响应号召,在海东镇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队,1954年在抗美援朝战场光荣入党。1956年,25岁的杨来保退役后回到家乡,后来走上村干岗位,担任向阳大队(今向阳村)党支部书记、大队长。

2004年,73岁的杨来保回到自己生长大的波许村养老。儿女们本想让老人享享清福,没想到老人自己出钱买来小推车、铲子、扫帚等工具,自愿当起村里的义务垃圾收集员。

杨来保回忆,他刚回波许村时,村里没有专职环卫人员,村民环保意识也不强。特别是到了雨季,垃圾杂物和沟渠污水直接冲入洱海,影响洱海水质。

“我小时候,洱海的水可以捧起来喝,家家吃水都是从洱海里挑。洱海是我们的老母亲,是命根子……”在杨来保看来,生在洱海边是他的荣幸,保护好洱海生态是他的责任。

天刚蒙蒙亮,大多数村民还在睡梦中,杨来保便穿上雨鞋,戴上老伴缝制的袖套,拉着小推车忙碌起来。打扫村内巷道,清理人湖沟渠,捡拾湖畔垃圾……他几乎每天都要忙上几小时。

儿女们都觉得保护洱海生态是件好事,可杨来保当时毕竟年过古稀。考虑到他的身体,儿女们轮番劝说,杨来保却有自己的坚持:“让我天天待在家,身体咋能好?我是老党员、老军人,应该带头讲卫生、讲文明。如果我们洱海边的每个村子都干干净净,那么洱海就会更清澈、更漂亮。”

向阳村原党总支书记赵爱国告诉笔者,这些年杨来保担任垃圾收集员,用坏的扫帚有上百把。村里有时会给他发些小额奖金,可钱刚发到他手里,他立刻就用来买清扫工具。杨来保还将村里发放的、自己购买的垃圾桶,有序补充到波许村不同位置,方便村民就近投放垃圾。

“老人家天天这么辛苦打扫卫生,哪个还愿意乱丢垃圾、破坏洱海?”赵爱国说,杨来保不仅清扫了村道,还助力村民养成环保习惯。在政府倡议和杨来保的带动下,讲卫生、讲文明、讲新风渐渐成为村民的自觉行动,家家做好“包卫生、包秩序、包设施、包绿化”的门前“四包”,村子越来越干净。



波许村主村道一侧的白墙上,“发扬杨来保奉献精神”的标语格外醒目。村民告诉笔者,洱海之畔还有一大批像杨来保一样的“洱海生态卫士”,以党员和退役军人作为骨干,“就像洱海的海菜花一样,根生根、花连花”,在垃圾收集员、河道管理员、滩地管理员、苍山巡视员等不同岗位,为洱海生态保护筑起防线。

笔者采访杨来保这天,去年退役安置到当地的3名老兵也来到波许村看望老人。看着一张张年轻的脸庞,杨来保高兴地勉励大家:“保护洱海,咱们老兵要带头,带动群众干起来,一起干。”退役军人杨山握着杨来保满是皱纹的手,凑近老人耳边说:“您放心,我们3个已经报名参加了保护洱海志愿服务队……”

上图:杨来保清扫村道。受访者供图

在那马兰花盛开的地方

■高云芳



通往新疆,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四人跟随父亲登上火车,一周后才到达乌鲁木齐,之后再乘汽车前往戈壁滩。由于路途遥远,在汽车上又花费了两天时间,中途需要搭帐篷过夜。我还记得,半夜狂风呼啸,帐篷卷着沙尘被吹得不知去向,我们被父母连拖带抱奔往最近的一个小土坯房。那一夜,我们在父亲母亲的怀里,坐等天明。

等我们到这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时,发现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间房屋。我们四姊妹睁大眼睛看着父亲,问我们的家在哪里。父亲指着不远处一排排窝棚说,那儿就是我们的家,冬暖夏凉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当时戈壁滩上还没有盖住房,我们只能住在地窖里。戈壁滩缺水,每天晚上全家人共用一盆水,我们洗完脸,父母再洗脸,然后按顺序洗脚。

从北京到新疆,起初我非常不适应,吃饭时总是哭着不吃。懂事的姐姐看到父亲把自己碗里仅有的一点细粮分给我,说道:“爸爸,你们工作辛苦,一定要吃饱!不要惯着妹妹,让她哭,饿急了她就会吃了!”

渐渐地,我们适应了戈壁滩上艰苦的生活。虽然住在一起,但父亲日常工作非常繁忙,很少有时间陪伴我们。我依然记得,炎炎烈日下,我爬进水渠里玩耍,两旁繁盛的马兰花遮挡着烈日,能偷得半刻清凉。那时的日子,偶尔能吃一次黄羊肉馅的饺子,我们就感觉非

常幸福。

两年后,又是由于工作需要,我们全家跟随父亲调回北京。此后,父亲依然忙于核试验,常年在北京和新疆之间奔波。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,父亲从新疆返回北京,摇醒深夜沉睡的我,激动地说:“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!”当时我似懂非懂,但父亲一脸兴奋的样子,我此前从未见过,终生难忘。

我国核事业不断发展,父亲也自始至终全身心投入挚爱的工作。有一次发射出现故障,他不顾防护人员的阻拦,冲到第一线亲自查看问题所在。

1982年,父亲再次调往马兰基地任职。那时,母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,我们几个孩子都在外地,可父亲依然克服困难,听从组织安排。1983年,母亲因病去世,父亲远在新疆不能及时赶回北京,这也成为他终生的遗憾。

离休后,父亲依然时时关注着祖国的核事业。马兰基地建成50周年时,父亲受邀参加庆祝活动,参观了此前工作的地方,欣慰地亲眼看到事业的不断发展。

如今,我想对父亲说:在这个马兰花盛开的季节,我们按照您的遗愿,让您“回”到这片深深眷恋的土地。安息吧,亲爱的父亲。作为曾经的马兰人,我们永远为您骄傲!

左上图:1952年,高健民夫妇与大女儿(右二)、二女儿(左一)合影。当年底,高健民随部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。作者供图



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湖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后,岳阳市巴陵先锋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第一时间赶赴抢险救援现场,装填沙袋,巡堤查险,守护堤团堤安全。熊绍勇摄

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

多措并举呵护老干部心理健康

本报讯 杜继峰报道:近日,由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街道文艺爱好者组成的义务演出队,走进湖北省军区武汉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,为老干部奉上精心准备的文艺演出。红歌合唱、民族舞、乐器演奏……丰富多彩的节目,受到老干部好评。

据介绍,这是今年以来该所第3次与后湖街道联合开展文艺联欢活动。近年来,针对干部所老干部年龄偏大、独居人数逐年增多的实际,该所加大对老干部心理健康的照护力度,多措并举

满足高龄老干部的精神需求。他们与地方单位建立合作机制,常态化开展文艺联欢活动,开办书法班、绘画班,每逢重要节日、纪念日,组织集中观影、主题参观、联谊交流等活动。树老怕空心,人老怕冷清。该所为每名高龄独居老干部建立心理健康档案,安排心理咨询师每周不少于3次入户走访,及时了解他们的诉求。此外,该所还邀请军地医院心理专家为老干部开展心理辅导,呵护老干部心理健康。

身边·家有老兵

盛夏,新疆的马兰花开得正艳。我专程从北京前往马兰烈士陵园,安葬父亲高健民的骨灰。

“带我回戈壁滩,把我安葬在马兰。”这是去年7月,父亲在弥留之际留下的心愿。马兰,是让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1925年,父亲出生在河北霸州一个郎中家庭。虽然家境并不优渥,但父亲还是有机会上学读书。

1938年,年幼的父亲毅然放弃安稳